

# 个体生存的间接沟通\*

——克尔凯郭尔审美思想辨析

刘慧姝

**【提要】**克尔凯郭尔运用间接沟通的方式传达其生存思想与审美内蕴。克氏不断颠覆世俗所认定的价值系统与审美人生,而重建一个新的体验和审美,尽管他的目的不是去重建,其审美的真正意义落实在字里行间对读者的引导。克氏要抛弃的是一种异化的审美,而追求审美的真正本性,即与生存相协调的审美。如果抛开克氏思想中的宗教倾向,其真正的审美境界乃是为了揭示生存的本真境遇,使人们从沉沦状态中觉醒,从而回归自我,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

**【关键词】**间接沟通 生存 内向性 审美

**【中图分类号】**B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4-0098-05

克尔凯郭尔以成为“那个个人”作为奋斗的目标,并将之作为墓志铭。他认为,生存的个体处于连续的生成过程,生存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与内向性,生存远离思辨、非体系性,生存本质是一种沟通。克氏批判思辨哲学家漠视生存,将生存逻辑化体系化的作法,主张生存的激情,即在个体的内向性中复归自我、实现精神的自由。克氏不断颠覆世俗所认定的价值系统与审美人生,构建新的体验和审美,尽管他的目的不是去重建。其审美的真正意义落实在字里行间对读者的引导。

克氏如何传达其生存思想与审美蕴义?究其实,乃通过间接沟通的方式,从美学起步,抵达于宗教,其真正的审美境界以人为本,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实质上,间接沟通是克氏个体生存的方式,也是存在主义及其真理出场的策略。因此,间接沟通既是美学陈述的方式,又是写作的策略,是一种审美式沟通。之所以他的著作中呈现出迷宫般丰富的蕴义,均因其沟通的特殊性而决定的。

## 一、沟通如何可能

克氏从未直接表明自己思想的倾向性。克氏痛惜时代已丧失直接领悟真理的能力,他认为真理不能被直接教导,他以苏格拉底接生术的方式启示读者体验和发现真理。他承认,自己的整个美学作品都肩负着宗教使

命,以间接的方式出场,都具有欺骗性。如果说审美思想是其论著的主要内容,间接沟通则是其传达生存意义,以及建构全部文本的方式。除宗教著作之外,克氏大多数作品都用假名发表。这是他精心设计和保持下来的一个特点,其中蕴含着明显用心:宗教性著作是其基督教信仰的直接表达。

为什么作为宗教作者却运用美学的方式?在《观点》中,克氏对此进行了解释。他之所以采取欺骗的手段,原因在于,人们受蒙蔽既深,直接指出一种对立的思想或生活方式,个体是不愿接受的。他写道:“假定一个人是幻相的牺牲品,为了向他沟通真理,第一要务是要排除他的幻相,如果不以欺骗开始,就得从直接沟通开始,但直接沟通须以接受者的接受能力不受到扰乱为前提,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幻相在作用着。”<sup>①</sup>克氏为其所认定的真理而采取欺骗的方式,而且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克尔凯郭尔文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07CZW004。

① Soren Kierkegaard: *The Point of View on My Work as an Author*,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0.

确信能够达到这一目的。

克氏坚持认为，基督教本质上不是一种教义体系，相反，是一种生存的沟通。<sup>①</sup>它指向特定处境的个人，但它不可能被人类的理智所理解，因为它提交给人的是一个“上帝——人”的悖论。真正的信仰必须出自内心的要求，人不是通过宗教的外在认识而是内心的信仰才成为基督徒的。从基督教意义而言，人只有在上帝的面前，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人，从而实现自我完满的存在。因此，克氏在揭示人生三阶段的本质之后，继而提出基督教的根本问题是去实践而成为基督徒，这个“绝对命令”要求人们时刻做出抉择，激发他们去寻找和实现宗教真理。可见，通过间接沟通，个体可以找寻自我，建构并完善自我，从而洞见本真之光。

在美学著作中，克氏着重描述并研究各种人的生活方式，从而引出宗教生活的完满。克氏的贡献在于他精心描述了可供个人选择的人生方式。当将一切普遍化、平均化的时代淹没了活生生的个体生存，一旦个体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他就面临三种可能的人生。在《或此或彼》中，克氏区分了人生的三阶段，即审美阶段，指直接的享乐主义的阶段；伦理阶段，个人意识到人生职责并努力履行之；宗教阶段，个人按照宗教方式生活，以此为根据去解决审美和伦理人生的冲突与矛盾。克氏所处的时代存在着关于基督教的迷误思想：一方面，审美的人耽于迷恋美和追求享受快乐，把基督教歪曲成美与幸福的乐园。另一方面，人们不懂基督教的悖论本性，以思辨、哲学的态度来对待，将基督教看成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从而轻视它。他们无视亚伯拉罕和约伯所经历痛苦，不去引导人们正视苦难，正视成为一个基督徒所必需的非凡热情与恒久决心。因此，克氏强调基督教是精神，精神是内向性的，内向性是主体性，主体性本质上是激情，主体性的顶端是对人的永恒幸福的无限的、个人的、充满激情的兴趣。<sup>②</sup>克氏描述人生道路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理解与实践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他要求“有形教会”让位于“无形教会”，即个人不凭借教会，直接向上帝敞开心灵的深处与之沟通。

克氏采取间接沟通的方式，还因为这种方式与内向性真理的密切关系。既然真理是主观性的，那么，只能在个体的内向性中实现。在《反讽的概念》中就有一些内在的力量引导读者分别地寻求意义——首先是个人方面的意义，其次是整部著作的意义，再次是克氏的苏格拉底式沟通的意义。这些力量促使读者在主观反思中一步步抵达真理。在《或此或彼》中，他又以匿名的方式阐述审美和伦理两种生存之间的区别与相互联系。与抽象、思辨的真理相比，伦理的真理是存在的、具体的，克氏设置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谈话或通信方式，这就构

成了间接沟通。生存难以捉摸的特点，以及生存异化状态与内在性真理的揭示，意味着必须运用间接的方式，即体系缺失的形式。作为恰当巧妙的表达方式，间接沟通体现了选择性与批判性，克氏通过对人生三阶段的描述，揭示了审美和伦理人生的不圆满，自然将个体推到选择的前沿，非此即彼，促使个体进入生存的生成与奋争之中。

克氏要求内在化地生活，即在受难与苦难中认真地实现基督徒的生存。但在喧嚣的时代，对永恒的追求只能在内向性中进行，内向性的努力表明，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都有自己为之生存的秘密，秘密具有不可传达性，因为信仰是自我精神的体现，一旦表达出来，就得为它寻找依据，因而要借助理性的力量，但理性与信仰是矛盾的。克氏的美学作品都缘于自己内心的秘密，这种秘密使他一直处于忧郁之中，包含着他对女友、父亲与上帝的爱。他无法把这种秘密直接表达出来，就以假名的方式来间接表达自己的处境与立场，希望人们通过字里行间的暗示而得到启示，能够关注内向性，由审美人生的沉沦回归自我。

## 二、沟通的形式

克氏的著作有真名著作和假名著作两种。他的假名著作如同文字游戏和迷宫，他成功地对自我进行多重裂变，书中的任何人物都不掌握全部真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真正代表他。他自识的使命是“为上帝的到来准备地盘”，希望能成为像苏格拉底那样帮助真理产生的助产士。他深入探究生存的本质，认为个人生存处于不断生成与变化之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取决于其自由选择，他不断拷问心灵，在心灵中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从每个生存问题中引出避免沉沦与救赎的方式。

克氏的著作便是如此设计：第一分界是美学著作，最后的分界是宗教著作，它们之间的转折点则是《最后的非科学性附言》。他整个工作的关键就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克氏坚信，“间接沟通”是“欺骗人们达到真理”的方式，而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关系是苏格拉底式的“接生术”关系或“间接沟通”的关系。他以这种方式迫使人们意识到真实的境遇，并做出有益的个人抉择。

克氏认为，一切能力的沟通都是间接沟通，能力沟通是两个主体之间的一种沟通活动，这意味着主体间的交流与共鸣。单独的个体各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种秘

<sup>①②</sup> Johannes Climacus: *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 ed. Søren Kierkegaard, 1846, translated by David F. Swenson and Walter Lowri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1, pp. xviii, 33.

密阻止了个体间的直接沟通。但是,在各自的内心体验中,人们有了某种“共识”,这种“共识”是间接沟通的基础。主观思想家采用内向性反思的方式,这种反思使自己成为思想的拥有者。沟通者给予接受者仅是一种提示或暗喻,接受者应该完全摆脱沟通者,独自面对沟通者的“文本”。通过双重的反思,使文本反映的观念与自己的生存相联系,从而真正拥有真理。克氏推崇双重反思,引导人们以此来真正占有真理。苏格拉底作为沟通者最了解它的意义,他成功地运用反讽,从不告诉对方任何确定性的知识,以便让其发挥内向性,最终寻到真理。因此,双重反思对于沟通者与接受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总之,沟通者试图通过假定的幻相沟通出生存的秘密与本质,促使接收者通过内向性反思的不可穷尽性来抵达生存真理。沟通主要通过“幻相→主观反思→本质”的过程来实现。沟通者内向性越丰富,间接沟通具有的艺术特质与张力越强,越具有审美性。这种沟通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艺术,沟通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艺术的劳作。艺术性越高,内向性越强烈。间接沟通的方式实际上是艺术沟通,它使主体们敞开各自丰富的内向性,在双重反思中获得真正的生存真理。正如内向性自身是不能穷尽的,艺术张力也能无穷尽地改变双重反思的形式;艺术的特质越强烈,内向性就越丰富。如果沟通的作者具有许多艺术技巧,甚至可以说他在运用艺术,他便能确信在之后的时刻保证沟通的内向性。因为他无限关注自己内向性的保存,这种关注能将个人从疏忽的肯定性的任何形式中拯救出来,从而进入生存的本质状态。

克氏根据美感、伦理、宗教三方面区分了三种间接沟通的方式。美感的沟通没有反思性的渗透,更没有涉及双重反思,属于直接性的范畴。克氏认为,感性生活中的沟通基本上是直接性的,但是一旦涉及到美感能力,间接沟通就会起作用。因为能力沟通总会引入反思和双重反思,在此直接性已被突破,一切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伦理沟通比美感沟通更具有间接性。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主要是伦理沟通,通过否定与反讽,间接性地表达伦理精神。宗教沟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知识,知识沟通具有一定的直接性,但宗教在本质上是间接的。知识沟通只是初步,在内在宗教领域,关于上帝的知识可以把人引向宗教,实践去成为基督徒。但本质上宗教是悖论的,以其荒谬而拒绝一切知识的努力,因此,直接沟通是不可能的。克氏认为,基督不是作为神,而是变成肉身,作为活生生的人来到人间,他所从事的一切就是间接沟通。克氏以宗教谈话代替布道即是由直接沟通转向间接沟通。因此,宗教沟通在本质

上是一种间接沟通,是为了让人最终能直接与上帝会面,洞察真理。

作为一位宗教思想家,克氏更为关注宗教的生存。在成为真正基督徒的历程中,精神沟通将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知识沟通阶段,其次是具有伦理实在的能力沟通阶段,最后是做一个见证人。克氏认为,第一阶段是直接沟通,第二阶段是间接沟通,第三阶段是新的意义上的直接沟通。思辨、历史研究都是直接沟通。思辨的布道以推理的方式进行,远离了个体的生存与内向性,这种布道实际上违背了基督教的本性,未能看到基督教的本质是受难与痛苦。历史的布道则将个人消融于历史事件中,使人忘却了主观性与内向性。这两种布道都是直接沟通,以感性的直接来表现宗教,将宗教沟通贬低为知识与世俗问题。因此,在以有形的教会作为中介与上帝沟通的领域,人们都受到布道的蒙骗,以为它是通往天国的阶梯。克氏认为,宗教沟通是一种能力,宗教培养的目标是让个体自己面对与宗教的关系,让生存向上帝敞开。

在克氏看来,上帝并不直接与人打交道,他派圣子以奴仆的方式来到世间,这就是间接沟通。要与上帝打交道,不应通过教会,而应通过基督这一中介。因此,客观地把《圣经》看作历史文献只会破坏对启示的真正理解,它不是教条,而是一面镜子。我们看到的是自己,通过自我观照,个体就会意识到上帝对自己的要求与生存的意义。只有排斥了对《圣经》的客观理解,才会明白基督下凡及其在世上的一切遭遇,只不过是上帝通过圣子而设计的一条通向天国之路。因此,个体阅读《圣经》,关键是行动,沿着基督受难的旅程前进,乃至最终成为基督徒。

克氏提出,采取间接沟通的方式一方面表明他自己还未达到真正使徒的水平,另一方面也为了促使他人从幻相中解脱出来。他自喻为基督教中的苏格拉底,他要通过美学著作、训导与谈话向人们间接地沟通基督教精神。排除了幻相之后,新的面对上帝的直接沟通才重新开始。克氏的后期著作(1848年以后)集中于基督教主题,但前后著作仍然有连贯性,都是努力揭示出人生的幻相,展现生存的异化状态与自我精神的真正追求;攻击虚假的客观性和观念,直接宣传基督教真理。克氏认为,间接沟通不是最终的形式,苏格拉底的“助产术”适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不适于神与人的关系。因此,远离直接性(感性的直接性和思辨的直接性)与知识性,个体经由助产士的启发,最终成为真理的见证人,间接沟通的目的才达到。但前提是只要个体有神性的信仰,就会与上帝同在。由此可见,通过直接沟通→间接沟通→直接沟通,个体能完全放弃虚幻的观念和无关的外在活动,将自己的生存转化为宗教生存,

个体经过了黑格尔式的螺旋上升的历程，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回归精神，实现永恒的自我。

### 三、沟通的本质

正如克氏指出，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成为真正的人。他以美学著作起步，通过揭示审美人生的真相而将人们引向伦理或宗教，为个体的抉择打通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其所有的假名著作在本质上都是助产术。克氏认为，在思想家的发展中，会经过审美阶段（获得体验但并不约束自己），伦理阶段（做出决定并约束自己），达到宗教阶段（认识到罪并将自己托付给上帝）。作者的运动可描述为：诗人（美学）→哲学家（思辨）→本质的基督徒。

《附言》是克氏作为一个作家的作品的转折点，它表达了远离体系和思辨，成为基督徒的问题。《附言》的作者是笔名约翰尼斯·克利马克斯，《附言》的中心论题是，人们常常忘记生存意味着什么。克利马克斯对生存的分析实际上是对哲学和现代科学中抽象的、体系的、客观的思维方式的攻击，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个体性不但丧失，而且被遗忘。个体的科学思维越多，就越趋向于忘记自己是有限的现世存在，而个体必须勇敢地面对死亡的到来，人的认识和理解是有限的（特别是理解自我），个体并不只是认识的工具，除了能思维和认识，人在根本上是感情和伦理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而言，《附言》表明了个人生存意味着间接沟通，彰显了克氏的生存思想。

克氏的美学作品与其宗教目标密切相关。在《观点》中，他承认，自己整个美学作品都肩负着宗教使命，但它们并没有直接表露出来。“美学作品整体，就其与整个作品的关系而言，乃是一种欺骗”。<sup>①</sup>它们以间接的方式证明美感生活是幻相，只有宗教生活才是本真的。“美学作品描述了人们可以采取的一种成为基督徒的方式：即远离美感生活以成为基督徒”。<sup>②</sup>

克氏表明，要弄清楚自己做什么而不是认识什么。他希望自己的思想发展建立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上，这是个体生存的最深根基，而不是某种客观的东西。他揭示的是个体的生存及其实践意义。因此，克氏热切地寻找为我的真理与使命，渴望领会上帝的意图与安排。克氏认为，当人们在深刻的认识中超脱瞬间时，就会意识到自己处于与世界的现实沟通中，这种沟通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单纯的知识，也不是自身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不是沟通。只有当人在内心提出生存的追问，即他自身隶属于这个世界对于他意义何在，以及由此他对于这个世界意义何在，……只有这时，内向性的人才会在这些苦恼和追问中诞生，并

要求一种解释与证明。克氏看到，由于人们借以逃避自己的一切知识，以及由此得出的任何解释都缺乏慰藉，而基督教则将注意力完全从外界收回，将之返入内心，把任何一种与他人的沟通都转变为与上帝的沟通。所以克氏引入了上帝，通过上帝向内向性的人阐明，上帝在他的永恒智慧中会将一切结合起来；通过使人成为上帝的合作者来彰显生存的依据，并且通过每次阐明来增强个体作为内向性的人的力量。

克氏美学作品明显以间接沟通的方式，充满着难以捉摸的蕴义与个人体验。《或此或彼》展示了在生存的个体中美学与伦理的关系。《再现》以“心理实验”的形式，沟通出宗教的意义。正如克氏认为，真理不能直接地沟通，要通过艺术的方式。虽然，克氏所提到的“art”包含古希腊的技艺、手艺或技巧的内涵，是广义的技艺，但毕竟触及到个体与真理的沟通方式需通过中介物来实现，惟有通过间接沟通，以个体的生命体验，通过“art”这一桥梁，以艺术沟通的方式，才能洞见真理之光，发现真善美的统一。这里不仅暗含着当代文学理论中的“读者反应”或“接受美学”原则，同时更开启了现当代美学在艺术中寻求至高真理，将审美作为人生旨归的生命体验之洪流。

在《或此或彼》中，克氏提出要抛弃“审美”，但是，他要抛弃的是一种异化的、处于沉沦状态的“审美”，而追求“审美”的真正本性，即与生存相协调的“审美”。他认为真正的美就是这样：“我这里所说的每件事当然都能在审美上表现出来，但不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表现，而是以一个人实践它的事实来表现，把它放进真实的生活。正是在这方面审美是无敌的，与生活调和的；——这里，我得到了对审美更高的概念”。<sup>③</sup>因此，真正的审美是与生活、生存息息相关的，而非仅仅是艺术式的。后者在克氏眼中是理智化的，没有历经内在的辩证法，与外在历史、道德本质上一致。它们仅是美的外观与表象，是运用理智观照的结果，而真正美的东西是内向性的，这种内向性的内容需要对其外在形象经过对立面的综合超越而获得。尽管超越自身会失去一切，但却能奇迹般地获得一切，“只有失去一切的人才获得了一切”。<sup>④</sup>也就是努力实践去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实践基督教的精神才能获得内向性的完

①② Søren Kierkegaard: *The Point of View on My Work as an Author*,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9, 42.

③④ 克尔凯郭尔：《一个诱惑者的日记》，徐信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411、375页。

满,实现永恒有效的自我,成就真正的自我,获得“大美”。

在《恐惧与颤栗》中,克氏指出:“假如美学试图在多年来终结的地方,即有关高尚的幻相之中开始起步的话,这也是可以期望的。但一旦它这样做,它就会与宗教携起手来,因为这是惟一能够将美学从其与伦理学的斗争中拯救出来的力量。”<sup>①</sup>因此,按克氏的理论,审美的真正自身,亦是“信仰”,即是宗教激情。信仰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自由行为,一种意志的表达。信仰即是这样一种悖论,个体性比普遍性更高;其表现形式为,该运动重复不断,个体在作为个体而从属于普遍性之后,又借助普遍性而成为比普遍性更高的个体;此外,作为个体的个人与绝对处于一种关系之中。即人能真正地面对上帝,成为他自己。

克氏肯定的是一种宗教的生存方式。宗教的方式从否定的概念中推演出来,是从罪中,从伦理和道德律令的失效中推演出来的。这是否定的辩证法运动,当否定的思想运动进行时,信仰的秘密就喷薄而出。信仰实际上是激情,激情将人类的一切生活统一为一体。“只有这样的人,他的存在被如此地震撼,以致他凭借理解一切都是可能的而成为了精神的存在,只有他才能与上帝打交道。”<sup>②</sup>信仰的实现正是荒谬的实现,而荒谬的实现意味着其表象、外在方面走向极端,正是无可摆脱的“疾病”走向极端,亟待拯救之时转而回归内向性的自我,回归自身,实现真正的自我,而这恰恰就是审美。因而,真正的审美对克氏而言,是个体的自我完善、自我充盈、自我建构、自我的两极——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自由与必然的自由融合,自身与自身的和谐关

系,真实的精神。正如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所以他希望世人也能同样意识到个体生存的意义并能在向上帝敞开时寻回真实的自我。因此,真正的人生不能在枯燥的理论或通常的伦理中实现,真正的生存意义必须要在“审美”中实现,即在绝望或荒谬的极端中实现,即审美在生存处于极境中才能凸现。

如果抛开克氏思想的宗教倾向,可以看到其著作的本质是为了揭示出生存的本真境遇,使人们从沉沦状态中觉醒,以间接沟通的方式不断激发人的自觉心,复归自我本性,促使人实现真正的精神自由,达到永恒。上帝的引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对永恒幸福的期冀,听从“绝对命令”的召唤,实质上也就是听从自我本真的呼唤,在真正的生存中昭示自我和成就自我,以实现人对自身圆满的追求,实现真正的永恒、真正的大美。

本文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后  
责任编辑:马光

- ① 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刘继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 ② Søren Kierkegaard: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Christian Psychological Exposition for Upbuilding and Awakening*,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oward V. Hong and Edna H. Ho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40.

## The Indirect Communication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Analysis of Kierkegaard's Aesthetic Thoughts

Liu Huishu

**Abstract:** Kierkegaard took the indirect communication way to express his existence thoughts and aesthetic connotation. Kierkegaard kept on overturning what the secular believe about judgment system and aesthetic life, and reconstructed new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s, although his intention is not to reconstruct. The true meaning of his aesthetics lied in guiding the readers through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is aesthetic thought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how the indirect communication makes it possible, the form of the indirect communication and its nature. Kierkegaard wanted to give up some kind of alienated aesthetics, and pursued the true nature of aesthetics, i. e. some kind of aesthetics that is harmonious with existence. If throwing away the religious intention from Kierkegaard's thoughts, his real state of aesthetics was to show the real circumstances of existence and awoke people from the sinking mode, so that one can return to oneself and realize the true spiritual freedom.

**Key words:** indirect communication; existence; inwardness; aesthetics